

印太戰略中之「四加六」安全對話

A Quad+6 in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Namrata Hasija (夏海娜)

壹、前言

印太 (Indo-Pacific) 地區一詞，首次出現於 2007 年由印度海軍上校格普里特 (Gurpreet Khurana) 撰寫的文章，¹其意義係指「從東非和西亞的沿海地區，經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直到東亞的沿海地區。」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曾在 2007 年印度議會上，就演說太平洋及印度洋的自由及前景時引用過該名詞，同時提及印度、日本、澳洲及美國之間的四方對話。不過，由於北京方面強烈反對安倍此項提議，導致其他國家收手以避免激怒中國，最終四方對話只停留在概念階段。儘管如此，印太地區一詞還是活躍在印度外交圈中。而印度總理納莫迪 (Narendra Modi) 於 2017 年 6 月 26 日造訪白宮之後，前者與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亦在聯合聲明中提到。「印太地區」一詞代表不僅是促進印、美關係之美國利益，也是代表美國重新參與亞洲事務的意願，以及在該區域尋找具有共同利益的其他國家。

¹ Gurpreet Khurana,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31:1(2007), pp.139-153.

貳、四方對話：新契機？

繼中國進行南海區域軍事化、取得並部署吉布地為中國於海外第一個海軍基地，以及在印度洋頻頻出現海軍行動後，四方對話出現了新契機。中國在 2013 年提出頗具野心的「一帶一路」計畫，現稱「帶路倡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開啟了具中國特色的全球化新時代。

根據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引述國際智庫全球發展中心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的研究顯示，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相關交涉中，投入將近 8 兆美元投資亞洲、非洲及歐洲共 68 個國家。這項計畫致使 8 個國家陷入財務困難之中，分別是吉布地、吉爾吉斯、寮國、馬爾地夫、蒙古、蒙特內哥羅、巴基斯坦及塔吉克。研究表示，中國以經濟盟國之最大債權國身分自居，透過進行升級公路、港口及機場等基礎建設計畫，逐漸擴大其全球重大財務影響力。而具有特定戰略位置的國家，則會提供中國在東南亞 (寮國、馬來西亞等國)、非洲港口城市 (吉布地)、前往歐洲通道 (蒙特內哥羅)、印度洋港口海線 (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及巴基斯坦) 等立足處，以及歷史上著名的絲路、橫跨中亞的公路網絡及鐵路路線。

近來，蒙特內哥羅利用中國的投資打造超級高速公路，大幅提高其與巴爾幹半島鄰國的連接程度。塔吉克及吉爾吉斯則是進行鐵路、公路、水力發電廠及主要天然氣管線的建設。蒙古將中國投資用於水力發電廠及往返機場與城市的主要快速道路。在此發展過程中，各國對中國負債及依賴程度逐漸上升。吉爾吉斯自基礎建設方面的負債，從國內生產毛額的 68% 增加至 78%，其中自中國貸款佔比也從 37% 躍升至 71%。而中國唯一海外軍事基地的吉布地，其從

中國貸款佔比也是以該國國內生產毛額的 82%增加至 91%，做為進行基礎建設的投資。國營媒體環球時報（*Global Times*）引用新華社於 2018 年 1 月 4 日的報導，發布中國水下滑翔機「海翼號」成功試行於印度洋及南海區域的消息，而這便意味著，中國已經具有「遠洋」水下軍事能力。

參、四方對話：國際反應

針對前述情勢，美國海軍部長也表達其對中國「海外投資武器化」的關切，他表示「中國正在打長局賽，我們走到那裡，他們就跟到那裡，而且想要不戰而勝；他們走進斯里蘭卡、重建港口、提高貸款利率，但不是提供金援，而是提供一筆條件相當優惠的抵押貸款，一旦貸款付不出來，放款人（中國）就會出來主張對抵押物的權利，接著說『現在這是我們的』，他們在世界各地都這樣做。一想到他們的支票簿，我就要失眠了。」這也是為什麼自由且開放的印太戰略會特別強調要保護海上商業及航行自由，同時也被吹捧為中國海上絲路復興大業如一帶一路計畫的替代選項。

隨著中國自信的提升，有 3 個國家開始在亞洲周圍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即印度、日本及美國，它們自 2014 年便開始從孟加拉灣至西太平洋進行年度海軍演習。第四個參加的國家是澳洲，在經過最初的猶豫及政府內部的變化，最後也表達參與「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Malabar）的意願。自 2015 年，日本也開始參與兩年一次的美澳聯合護衛軍刀演習（*Tailsman Saber*）。

四國高階官員於 2017 年 11 月 11 日在馬尼拉會面，時值美國總統川普首次造訪東亞並參與區域高峰會之際；這 4 個國家在會後都各自發表不同意見，只是藉由國際法及促進印太區域穩定而站同一

陣線。沒有達成某種共識顯然反映各自策略不同，而且還是對於藉由某種行動激怒中國有所猶豫，同時顯示美國對該區域的承諾可能也不夠堅定。

肆、四方對話加六：新未來？

儘管四方對話聽起來是個強大概念，事實上還是很孱弱，除非是以更全面的方式來強化印太戰略。因此，依原來的四方對話成員國，再加上越南、印尼、臺灣、新加坡、法國及英國的「四方對話加六」(Quad+6)，或許將會是提供該地區地緣政治安全的可行替代選項。

受到中國海軍實力在印度洋的展現、在吉布地建立基地及其曾突然進入地中海與波羅的海的影響，歐洲幾個主要強國都因此感到不安。法國及英國已經連忙派出其海軍至印度洋，例如法國年度聖女貞德號 (Jeanne d'Arc) 演習訓練，以及次年加入皇家海軍 (Royal Navy) 進行之巡邏任務，包括西北風級兩棲突擊艦 (Mistral-class helicopter assault ship) 迪克斯木德號 (Dixmude)，以及拉法葉級巡防艦 (La Fayette-class frigate) 蘇考夫號 (Surcouf)。聖女貞德號將航至 2 個南太平洋法屬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亞 (New Caledonia) 及法屬玻里尼西亞 (French Polynesia)，沿途停靠於雅加達、峇里島、達爾文島、西貢及新加坡等地，並跟該區域海軍及美國海軍一同進行訓練。

值得一提的是，以法國為主導的海軍任務，似乎都選擇跟中國對立的國家港口為停靠。新加坡並不在南海爭議海域主張國家之列，但也同樣強調為美國及印度的安全夥伴關係，選擇跟東南亞國家一同挑戰中國在此的領土主張。法國總統於近來出訪印度時簽署

了海上合作協議，同意印度使用法國海軍在印度洋及南太平洋的海軍設施。在印度洋西南方，法國佔有兩個具戰略性地位的地點，即稱作法國海外省份的馬約特（Mayotte）及留尼汪（Reunion）。兩地可說「聯防軍事站」，跟吉布地軍事設施一樣。印度洋南方的法屬南部領地（Terres Australes）還有無人居住的凱爾戴朗島（Kerguelen）、聖保羅島（St. Paul）、阿姆斯特丹島（Amsterdam），此外還有克羅澤群島（Crozet）等，這些都是行政上隸屬於留尼汪省的法屬「海外領土」（territoire d'outre-mer）。

法國及英國的參與將會強化四方對話，因為其海軍在新加坡具有停泊權及國防辦公室。於此同時，英法二國也與日本及澳洲深化其軍事合作。如聖女貞德號艦隊、以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航空母艦為主的戰鬥艦隊及西北風級兩棲突擊艦，加上驅逐艦、護衛艦、核子潛艇及對空監視系統。

越南一向採取強硬捍衛其對南海區域主權主張而對立中國的態度，此外該國也在太平洋區域佔有重要戰略位置。2017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承諾會提供越南海岸防衛隊6艘巡邏艇。在越戰後相隔四十年之久，美國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USS Carl Vinson）在2018年3月停泊越南峴港（Danang），同行有5,000名海軍及飛行員，這也是自1975年後，美國海軍得以首次停靠於越南港口。在美國航空母艦於3月5日進入峴港時，就在同一天，中國正在北京召開人民代表大會（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越南及印度也同時持續加強彼此關係，並針對印度全球核能夥伴（Global Centre for Nuclear Energy Partnership, GCNEP）及越南原子能中心（Vietnam Atomic Energy Institute, VINATOM）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印度同時也接受越南的邀請，持續參與南海中越南外海區域的

石油及天然氣探勘。除了討論高價值軍事硬體設備銷售案，包括相當致命的布拉莫斯導彈（Brahmos missiles）之外，也進行聯合軍事及海軍演習。

印尼控制了此地區 4 條國際貿易與航運主要海上航線，麻六甲海峽（Malacca）、巽他海峽（Sunda）、龍目海峽（Lombok）及望加錫海峽（Makassar），其中三條更是連接印度洋及太平洋的通道，這也使得印尼成為印太戰略中重要的一員。後面兩條海峽特別有利於中國海軍進行潛艇活動，因為這兩條並不是常通過的路線，並離麻六甲海峽有些距離。

雅加達和諧協議（The Jakarta Concord）是 2017 年在雅加達舉行的一次高峰會上所提出的，承諾印度洋周邊國家會遵守聯合國海洋公約（UNCLOS），並依該法規範維繫此區域的和平及穩定。

把臺灣也納入或許是個令人意外之舉，因為臺灣既沒有與原先四方對話成員國、也沒有與建議的四方對話加六之其他國家擁有外交關係。儘管如此，臺灣還是跟大多數國家有所交流，並且也透過其新南向政策進一步強化了與印度及東協國家關係。

另一重要面向，則是臺灣與其他國家一樣具有其區域戰略目標，並且已經跟美國、日本、印度、南韓皆達成印太戰略戰略夥伴關係。臺灣副總統陳建仁也在國際會議上表示，期待臺灣在未來印太戰略有所助益，並說，「我們期待能透過推動新南向政策重新定位臺灣，透過『新南向政策』重新定位台灣，以促進台灣與印太區域的合作與經貿關係，並強化雙邊聯繫。」臺灣的參與很重要，因為其控制南沙群島及東沙群島中最大的太平島，即南海區域東北處出口。臺灣具有放置雷達及感應器的能力，以便更精準掌握南海區域周圍情勢。這使得臺灣不僅成為未來印太戰略中、同時也是在東海

區域監控中國擴張的重要盟友。對臺灣來說，加入其他國家確保南海區域中立性、維持海域及空中安全是很重要的，因為臺灣能夠持續其對海上領土主張的角色。然而，臺灣需要重新調整其對海上主張的立場，以避免被北京歸併。

伍、四方對話在印太戰略中之角色

印太戰略、包括四方對話加六，都可以從印度及日本合作建立的亞非增長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AAGC）倡議當中得到支援。亞非增長走廊其實是規劃印度—太平洋自由走廊，以日本出資、印度提供非洲經驗作為抗衡帶路計畫的倡議。

只有在印太戰略擴散至其他具有同樣想法的國家，或具有相同意識型態的小型國家時，這項戰略才能成功發揮效果。納入六個國家會在現有印太戰略框架下，產生更加具包容及平衡的力量，向達成多極平衡的理想邁進一大步。形成具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國家聯盟，是越來越重要的趨勢，這樣能確保國際法秩序的遵守，以及防制侵略行為。這也是只有在章程上具基礎共識、但不願共同處理挑戰的東協，另外一項可行替代選項。總而言之，繼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最近中共第十三屆人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賦予習近平更大的權力之後，都提高了此問題的急迫性。

（翻譯：黃渝之）

